

三月雨

□王春燕

三月的第一天是以雨开场的。

午夜,我还未入睡,忽听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像是蚕啃食桑叶,悄悄的、密密的;而后变成了滴滴答答,像是手指轻叩水晶杯,清脆的、俏皮的;一阵一阵过去,又成了噤噤咚咚,像是钢琴和皮鼓合奏,轻快的、欢悦的。

我满脑子都被这乐声挤满,灵魂飘了起来,进入了春天的世界。我看到溪水一路小跑,水草翻动着衣裙的褶皱,一路欢腾到河坝,扑通扑通扎了下去;河岸的草欣欣然睁开了眼,伸了伸懒腰,开始聊天;花朵们也睡醒了,合着雨的节奏,扭起了腰肢,翩然起舞。

早晨醒来,雨声还在。拉开窗帘,窗玻璃湿得明净。小小的水珠趴在我的窗口上,好奇地往里瞧,一不小心就滑落下来,在玻璃上划出细细的水晶线。水珠们一颗颗接着扑过来,密密地聚集在我的窗玻璃上,争着抢着往里瞧,一颗挤着一颗,一颗颗往下划出透明的轨迹。我瞧得出神,竟如此过了半个上午。

午后雨停,我按捺不住赏春的渴望,直奔田野。田野已然一片嫩绿。稻田里,去年留下的一尺高的稻茬不再孤单,它的周边细细密密地长满了野草,将嫩绿铺满了整片稻田。枯黄色的稻茬在嫩绿色的野草中间似乎也重返了青春,让人怀疑还会长出稻谷来。草叶和草尖儿上还缀着晶莹的水珠,是昨夜的雨在这里借了宿。三叶草已经密密麻麻的了,一棵挨着一棵,中间还钻出几朵俏丽的白色小花,让人忍不住幻想,在昨晚的雨中,它们可能开了个会,讨论关于春天的话题。溪旁的柳树优雅地伸展着枝条,秀气的绿叶已撑破芽儿舒展出来。还有我不知道名字的老树,粗壮

的灰黑的枝干显得成熟沧桑,细枝上却钻出一片片嫩出水的叶子来,指甲盖儿大小,叶边还带着细齿。老树逢春,让人别有一番惊喜。

因为疫情被关在家许久,我都忘记了这是一个万物新生的季节。春天的生命,已被唤醒了。

而春天的重点段落,是三月。白居易说“画堂三月初三日,絮扑窗纱燕扶檐”,倪瓒说“梓树花开破屋东,邻墙花信几番风”,朱友嫩说“大都三月柳初黄,内苑群花渐有香”,王勃说“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王冕说“江南三月春始足,桃花杏花参差开”,陈允平说“杨柳春风三月三,画桥芳草碧纤纤”。历代文人咏遍三月旖旎,在诗词的书页上留下了许多浪漫。

江南的三月是少不了雨的。雨来了,春天便有了似烟似雾的面纱,有了叮叮咚咚的乐曲,有了溪水的跳跃,有了泥土的清香,有了自然的苏醒,有了人们的欢愉。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经过了冬的沉寂,万物太需要春的撩拨了。无论是城市的花园,还是寂寥的荒野,无论是小巷里的青石板,还是大厦门前的草坪,当三月的雨迈着轻盈的脚步款款而来,它们总能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去年的三月,雨期特别长。断断续续下了一月有余,一天能下下停停十几回。雨里裹挟着寒气,丝丝钻进毛孔,让人不停地哆嗦。今年的雨,却有着别样成熟的风情,似一只温润的手,拂过山川、田园、乡村、城市,雨暖暖的,拂到了人们的心坎儿上。

在江南,这个因为疫情集体宅家的春天,人们空落落的心被这细雨一点点浸透、填满。城里的人们在小区绕圈,为角落里的小花小草

驻足;乡下的人们在村野劳作,因收获一棵菜而喜悦。三月是一个让人愉悦的月份,经历了一个全民戒备的春节以后,人们紧张的心在这雨的安慰下终于得到了些许放松。

到了三月,疫情已明显得到了控制,浙江的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各省每天都有很多治愈出院的患者。这三月的雨,是春天的希望啊!

每件事情、每次遭遇、每个人的生活,也许都会遇到如三月雨一般悄悄而来的转机。每一段历程中都会有一个契机,一个让你回头的,让你蓬勃的,让你跃动的点。只要你细心观察,你会发现它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你身边,让你渐渐打开思维,拾起勇气,加快脚步,去发现一个崭新的世界。

二月以前是冬天的蕴藏。到了二月,春悄悄地给了我们暗示;而到了三月,春天的曼妙就再也掩饰不住了。树上的绿、地上的绿、田间的绿,不断打开你心灵的窗扉;桃花红、李花白、油菜花黄,花朵是大地的彩绘;早莺啼、燕子啾啾、白鹭叽叽,鸟叫是自然的伴奏曲。二月的雨还带了点高冷,三月的雨是羞涩和热情的结合体。三月的雨帘一拉开,这一年春天的舞台便热闹了起来。

人类的舞台也热闹了起来。街上人流量渐渐变大,有条不紊的上班族、马不停蹄的外卖小哥,这个沉寂许久的春天,总算在三月开始蠢蠢欲动了。这三月的雨,下的是自然的节奏,也是人们奔走的节奏;下的是自然的生机,也是人们的转机;下的是自然的心声,也是人们的向往。

三月雨,一场两场,场场装点着自然;一滴两滴,滴滴落到人们心里。

踏青随笔

永恒

阳春三月,春光明媚。疫霾慢慢散去,居家抗疫的大门渐渐打开,我们如久居牢笼的鸟儿,迫不及待地去寻找一处清新之地,洗去身上的尘埃,呼吸新鲜空气。

居家抗疫久了,郁闷的心早已渴望阳光的沐浴。我同女儿驱车来到南溪大桥三联坝两岸的绿化带,信步岸边绿道,眼前春色焕然一新。春雨洗涤后的永康江畔,万物复苏,呈现一片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景象。水坝下侧的那片浅水沙滩,早已聚集了踏青的人群。清澈见底的江水分隔出几块浅水沙滩,那整片被水冲刷干净的鹅卵石滩,成了大人带着小孩尽情嬉闹的乐园。宏伟壮观的南溪大桥横跨永城南北两岸,大桥下石砌的断层水坝横跨百米江面,狂泄而下的江水形成一道壮美的瀑布景观。瀑布下的浅水区,几位垂钓爱好者正坐在沙滩大鹅卵石上抛竿掷饵,时不时能钓上贪吃的小鱼儿。他们从容享受着那份垂钓中的闲静与惬意。

在春风相送下,几只漂亮的风筝在空中自由翱翔。线的那一头,孩子们不断地跑动着。随着小孩手



大桥风光 永恒 摄

中长线一松一拉,只见那只风筝忽高忽下,时而仰头冲天而去,时而似老鹰瞄准猎物俯冲。真是美哉乐哉!

搁浅的绿草滩里,干净的溪水不仅滋养着两岸成片的绿草,也滋养着各种水生植物。不知是人为播种还是大自然自然催长的缘故,水芹成了这片浅水滩里丰富的水产资源之一。不信?你看远处几位农家妇女正在不停地采摘着呢!

两岸绿色植被无边无际地蔓延开来,桃花盛开,鲜花怒放,柳树成荫,万树成林。游人信步绿道,一路花香扑鼻而来。园林石桌三五朋友围坐,欢声笑语,一家老少悠游自

在。累了,就靠着道边石墩小憩。摄影爱好者更是抓紧时机按下相机的快门,留下桃花那美丽绽放的瞬间。

目前,尽管疫情还没在祖国大地上完全云开雾散,尽管我们在踏青的路上暂时还不能摘下口罩,但相信疫霾尽散终有时,不负春光不负卿,正如我们的抗疫英雄钟南山院士所言,万物复苏的季节,疫情定将被战胜。大自然的生机及顽强生命力,定会彻底消除余霾,还给人类一个朗朗晴空,让大家能在蓝天下尽情享受春暖花开。

谨以此文感怀春天的来临。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走出疫霾,去大地上寻找欢乐与自由!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我就想安静地
在一首诗里活着
(外二首)

吕焯

我一直想写一首让人敬仰的诗
用我的肌肉和热血做它的基石
像我父亲在乡下盖起的土屋
温暖和自由让这里的时光似流水

我一直想写一首可以流传的诗
可以让爱冲刷所有饥饿的名词
像我母亲精心伺候的土地
植物的根部储满辛劳和丰收的期盼

我一直想写一首让自己满意的诗
所有的荣耀化成小鸟口中衔着的粮食
赞美和掌声如被我拒之门外的野草
我就想这样安静地在一首诗里活着
这是我对这个世界说得出的那一点点贡献

细菌
终究挡不住春天的使命

灰尘的生命力就是顽强到无处不在
那些细小的聚集
可以堵住我们的咽喉
可以让我们的脑袋发不出声音
防护网虽然可以密封但它就在外围安静地蛰伏
蜜罐里待久了,松懈是常有的事
灰尘最终以微小而获得通过和尊重

庚子年的春天
细小的细菌从蛮荒起航穿越文明的花园
那些细皮嫩肉的条文瞬间被登录
防护密码也被篡改
运载真相的高铁被堵在光明路上
天空下,那些高高矗立的大厦丧失炫耀
钢筋水泥的退化比树木的腐烂来得更快
我们目睹大量的悲伤从胸腔里喷出一层薄薄的口罩只能是螳螂挡车
火被强压回内心深处
等待下一次的喷发

庚子年的春天
细小的众生逆行而上踏向重生之门
那样的抗争不见刀血却招招致命
一些人没有来得及认识就消失了
一些人身处险境没有发声就上了
一些关怀没有说出来就呜咽了
那是因为我们都心怀天下,爱得很深
细菌,终究是挡不住这个春天的使命
春天来时的模样
一定会在浩荡的春风里还原

马铃薯种在花盆里

年少时的冬天
我经常跟母亲下地种马铃薯
下地前,母亲会从地窖里取出马铃薯的种
她一边端详手里的马铃薯
一边用刀飞快地分割
那些露头的芽就像一个个封地的王
一个芽一小块

到了地里
母亲在前面挖好一个个小坑
我跟在后面
将这些芽一个个轻轻地放到坑里

这是庚子年的第三天
母亲在阳台里看我不熟练地分割
马铃薯的那些芽头
我总是担心这些幼芽会被我割坏
花盆里的土太轻盖不住它们的呻吟